

## 似水流年

## 江南有菱

虞燕

江南“水八仙”里，我最中意菱角。水塘里，水润润的菱叶翠色欲流，一片片挨着叠着，挤得密不透风，白色小花在傍晚或夜间徐徐绽放，轻巧地点缀于绿叶间，隐约有幽香袭来。花落菱角生，果实在水里默默生长，毫不张扬，采摘时，得把菱盘翻过来才知道它们的存在。轻提起一簇菱叶，一个个菱角附在叶片下，嫩生生，水灵灵，偶尔，会闻到一股类似于淤泥的味道。

古诗词里，采菱充满着浪漫的风情，如“采菱人语隔秋烟，波静如横练”“尽日醉醒菱唱里，邻家来往竹阴中”；又如，“菱歌唱不彻，知在此塘中”“菱唱忽生听，芸书迥望深”。但少时，我见人摘菱角，并未觉得多有诗意或美感。采菱人穿上雨衣雨裤，带着大塑料盆，慢慢走进河里，边缘锯齿状的菱叶纷纷围了过来，菱盘被一把拎起，菱角便无处可藏了，任人采摘。采菱人不停地拨翻菱盘，双手在菱叶丛中上下翻飞，塑料盆里的菱角越堆越满，悠悠漂于河面。终于，可以划着盆儿上岸了，采菱人身上湿淋淋，顺便沾了叶片和黑泥，双手因长时间在水中浸泡，有点发白起皱，他看向那盆菱角，疲惫的神情里带了满足。

靠近河岸的嫩菱角，成了小孩子的觊觎对象。他们蹲在河边，偷偷捞起一盘菱角，胡乱扯下几只，搓掉沾泥的表皮，“咔嚓”咬开，剥出糯白的菱角米，扔进嘴里，鲜嫩、清甜、香脆，简直可与水果媲美。

想起第一次吃菱角。弟弟从门外跑进来，披着被骄阳炙烤过的热气，朝我扬起手里的塑料袋，袋子里的东西模样甚怪，一只只乌漆墨黑，两头尖尖呈弯钩状，像锚的下半部分，又像水牛的犄角，说是叫“老菱”，煮熟的。他还教我怎

么吃老菱，先咬掉两个尖角，再咬中段，而后轻松拗断，捏外壳，肉“噗”地跳出，白色鹅卵石般丰腴、光滑，嚼一嚼，恰到好处的好处的绵甜粉糯。

老菱又叫乌菱，《本草纲目》里说，老乌菱生食能消暑解热，除烦止渴；熟食则益气健脾，祛疾强身。我们那会可不懂这些，只知道老菱好吃，那就多吃。老菱浸泡于清水一段时间后，母亲用小刷子将其表面和缝隙中的泥刷掉、冲净，放锅里煮熟即可。有了水煮老菱，我和弟弟就不吃饭了，菱角淀粉含量丰富，既味美又能饱腹，实在让人喜欢。老菱也可做菜，去了壳与五花肉红烧，油润不腻，甘美鲜香；清炖排骨，菱角的清新与排骨的醇厚完美交融，汤汁浓且香。

生食鲜菱，最好不过水红菱。它跟双角的黑色老菱不同，成熟的水红菱长有四个角，红艳艳的，可以说是艳冠群菱，尤其在水里时，如胭脂打翻落水，洇成了一片玫瑰色。去掉红色的壳，白色菱肉滑入嘴里，脆嫩、多汁、甜爽，舌齿间会沁出一丝丝清香，满口生津，解渴解馋，越嚼越上瘾。

无角小青菱是个特别的存在，绿壳白肉，两端圆滑，状似元宝，它的壳很薄，肉质细嫩，生吃熟食自然不在话下，用来制糕点和酿酒也甚好。吃过一道鲜菱虾仁豆腐汤，以小青菱的果仁为主料，配上豆腐、虾仁、青豆等，有江南水乡的婉约，亦有海鲜的豪放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若想四季都能品尝菱之味，可将菱米磨成菱粉储藏起来。此粉加适量白糖，用沸水冲调即可食用，口感与藕粉接近，香气淡雅，糯滑细润，清心可口。

鲜菱角一旦成熟，持续时间较短，每年，江南人惯常做的就是，争分夺秒将它摆上饭桌。

## 生活滋味

## 教师楼里的时光剪影

翁盈昌

教师楼总醒得比晨曦早。天蒙蒙亮时，四楼张老师家的厨房先亮起一豆暖黄，高压锅的嗡鸣与灶台的轻响缠裹着粥香，从半开的窗缝里溜出来，落在楼下刚抽芽的香樟树上——新叶沾着晨露，倒像把这暖香也凝住了。她总说毕业班的孩子要赶早自习，自己得提前到岗；没人知道，她心里装着40多个名字，才是每天清晨最滚烫的温度。

这温度，早在40多年前就焐热过海岛的风。18岁的张老师为支援舟山海岛教育，从宁波乘船到沈家门，再换乘小木船往桃花岛乌石小学去。那船小得像片秋叶，一出港就被海浪揉得颠沛，她的头晕得像被塞进了旋转的陀螺。木船随浪左倾右斜，她躺在船板上，身子像段不由己的木头来回翻滚，先吐尽早餐的大饼油条，再吐出只剩黄水，太阳穴疼得仿佛有锤子在里面敲。可一想到岛上等着上课的孩子，她攥着船舷的手，竟悄悄攥出了劲。这般坚守，恰似郑板桥笔下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纵有风浪阻隔，育人初心始终未改。

下船后，她背着沉甸甸的被褥，在羊肠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路的一侧就是断崖，海风卷着浪声往耳朵里灌，她却不敢多停一步。乌石小学藏在桃花岛东南端，三面临山，一面临海，村前五百米乌石滩泛着墨色的光，把这所学校衬得像座守着渔村的灯塔。海岛日子苦，缺水少电是常事，可她站在三尺讲台前，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，便觉得当初那一路颠簸，都值得了。

后来她成了家，又先后去了蚂蚁岛、登步岛等任教，直到两鬓染了霜，才搬进这栋城里的教师楼。岁月在她鬓角刻下痕迹，却也沉淀出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奉献底色。

这栋灰砖小楼里，每扇窗后都藏着相似的暖。五楼的吴老师既是小学班主任，更把班上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娃。班里有男孩，6岁时父母离异，10岁时父亲又进“高墙”，只能跟着八旬奶奶过活。孩子总低着头，说话细若蚊吟，吴老师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——她知道，这偏僻的背后，是缺了太久的母爱。

从那天起，吴老师悄悄替男孩交了书费、杂费；知道孩子眼睛不好，便抽周末

带他去医院，自掏腰包买药；晚上放学，又把孩子带回家补课，桌上总多摆一副碗筷。男孩生日那天，吴老师策划了一场“献出我们的爱”主题班会：她先掏出15元钱，又发动同学们凑零钱，凑够了钱就去买生日蛋糕。蛋糕店老板见一群孩子攥着皱巴巴的零钱，好奇地问起缘由，听说是为困难的同学庆生，当即多拿了一只三层高的奶油蛋糕，跟着孩子们往学校走，只说：“你们的心意，我也想添一份。”

班会课上，几只蛋糕摆在教室中央，烛火映着一张张笑脸。同学们把亲手做的小贺卡、纸星星递到男孩手里，齐唱《生日快乐》时，男孩捧着鲜花哭了。

后来，男孩的爸爸从信里知道了这件事，在狱中哭着写回信，说等出去了，一定要给孩子补一个最热闹的生日——这几只蛋糕，不仅暖了孩子的童年，更唤醒了那颗迷途的父亲的心。

楼里的每位老师，都有一串爱的故事。教师楼的灯，从来不是为自己亮着，它曾照亮过学生深夜请教的路，曾暖过家长焦急等待的心，更见证过无数个“把学生放在心上”的日夜。那些灯下伏案备课的身影，楼道里匆匆赶去上课的脚步，备课本里夹着的“天冷加衣”的便签，就像散落在岁月里的星星，虽平凡，却闪着无私的光。这份光，恰如李商隐诗中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写照，是教师们一生的坚守与奉献。

这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楼，墙面上还留着当年“尊师重教”的红色标语，楼梯扶手被一代代人的手磨得发亮。住在这里的，大多是沈家门镇（街道）中小学校的老师和家属，没有豪华的装修，没有先进的设施，却凭着一份邻里间的热乎气，成了人人心里“暖港湾”。

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教师楼也常有人来来去去：有人换了新房搬走，有人退休后去了儿女家，也有年轻老师带着行李新搬进来。可不管谁来谁走，楼里的温情总像陈酒，越酿越浓。

两年前，这栋灰砖小楼被征用拆迁，老师们去了新的小区。可每当我路过原来的地方，总还会想起那些暖：清晨的粥香、灯下的身影、楼道里的笑声……它们像一道道温柔的剪影，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，也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。

## 人在旅途

## 丽江，邂逅一场大雨

雨后芭蕉

丽江的落日是多情的，晚风温柔中有点恬淡，夜景亦是妩媚撩人。

奶茶、滇红、小院，在丽江邂逅一场大雨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。

雨点先是试探地叩着黛青的瓦片，很快便连成了线，织成了帘，将小小的院落温柔地笼罩。檐下的风铃被湿润的气流惊动，发出几声慵懒的清响，旋即又被更密集的雨声覆盖。手中那杯温热的滇红，琥珀色的茶汤漾着暖光，醇厚的香气混着泥土与青苔被唤醒的清新气息，丝丝缕缕钻进鼻腔，是独属于雨天的令人心安的味道。

木质的窗棂外，远处的玉龙雪山早已隐没在迷蒙的烟雨里，近处院角的几丛君子兰却愈发青亮，叶片承接雨滴，颤巍巍地弯下腰，又倏地弹起，抖落一串晶莹。雨水沿着瓦沟汇成小小的瀑布，在石阶上溅开细碎的水花，潺潺声不绝于耳，成了冲向屋檐下方那排多肉的天然浇灌。

老板娘热心供应的滇红还在桌上温着，水汽氤氲。不必着急，也无处可去。索性再续一杯茶，看雨滴随风斜斜飘落，听它敲打万物的不同声响——落在石板上是清脆，落在泥土里是沉闷，落在叶子上是脆脆的低吟。

时间仿佛被这温柔的雨幕冲淡了



流速，只剩下小院的方寸天地，一壶滇红，和一场不期而遇的酣畅淋漓。世界喧嚣褪去，唯有雨声、茶香与内心的宁静在对话。

这场雨，不是阻碍，倒像是天地赠予的一场清欢，让人心甘情愿地停下，沉醉于这被雨水浸润的慢时光里……